



# 意外的春天

奧亨利的小說潛藏著意外的春天

故事情節峰迴路轉 柳暗花明

令人百讀不厭 拍案叫絕

奧亨利◎著 陳蒼多◎譯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意外的春天 / 奧亨利著 ; 陳蒼多譯 . -- 初版 .

-- 臺北縣三重市 : 新雨, 2001 [ 民 90 ]

面 : 公分

譯自 : Springtime a la carte and other stories

ISBN 957-733-628-0 ( 平裝 )

874.57

90017534

## 意外的春天

作 者 / 奧亨利

譯 者 / 陳蒼多

發行人 / 王永福

出版者 / 新雨出版社

地 址 / 台北縣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

電 話 / (02)2978-9528 (編輯部) • (02)2978-9529 (會計部)

傳真電話 / (02)2978-9518

郵撥帳號 / 11954996

出版登記 / 局版台業字第 4063 號

出版日期 / 2001 年 12 月初版

定 價 / 150 元

◎ 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更換。

◎ 敬請讀者至全國各大書店參觀選購本社各式圖書。或利用  
郵政劃撥向本社訂購，5 本以上可享九折優惠。

## 名作典藏◆典藏名作

### 四季隨筆～春之卷 V-001

D.C.皮阿提◆著 陳蒼多◆譯

羞怯的春天偷溜了進來，溜進人們的偽善面具，  
溜進人們的世俗規範，溜進人們渴望春天的心……

定價◆160元

### 四季隨筆～夏之卷 V-002

D.C.皮阿提◆著 陳蒼多◆譯

火辣辣的夏日展現熱情的魅力，  
一個自由自在的世界，一個生氣蓬勃的樂園……

定價◆160元

### 四季隨筆～秋之卷 V-003

D.C.皮阿提◆著 陳蒼多◆譯

大自然的豐收季節，農人最富裕的時刻。  
金黃色的稻穗隨風搖曳，辛勤的螞蟻準備過冬……

定價◆160元

### 四季隨筆～冬之卷 V-004

D.C.皮阿提◆著 陳蒼多◆譯

灰暗的天空飄下今年的第一朵雪花，  
行道樹褪去綠色的外衣，露出乾癟瘦弱的軀幹。  
豐收的螞蟻躲在地底慶祝它們的嘉年華，  
懶惰的蟋蟀走在蕭瑟的街道上，步履蹣跚……

定價◆160元

### 波光粼粼的生命 V-005

L.P.史密斯◆著 陳蒼多◆譯

史密斯擅長把握生命的各個層面。  
將人性的弱點、微妙的心情、剎那的感受，  
訴諸簡潔與詩意的散文……

定價◆180元

### 生命的穀倉—我生命中的書 V-006

亨利·米勒◆著 陳蒼多◆譯

只要懷疑的能力沒有喪失，只要驚奇感沒有萎縮，  
只要存有真正的饑渴，一個人就免不了要一面跑一  
面閱讀……

定價◆350元

# 意外的春天

新雨出版社  
奧亨利◎著

陳蒼多◎譯



## 譯序

陳蒼多

寫短篇小說寫得像奧亨利那樣進入化境，可真是異數。奧亨利的作品的「註冊商標」——「意外的結局」——是令人百讀不厭的主因，也是他的譯本在市場上歷久不衰的因素之一。

奧亨利的作品迷人，本人的經歷也相當不凡。

他曾是幽默雜誌《滾石》(The Rolling Stone)的編輯與發行人。他曾被控挪用公款而逃到中美洲，以那兒為背景寫下了《包心菜與國王》(Cabbages and Kings)。最後他在獄中度過三年多的鐵窗歲月，並利用這個機會寫作、投稿、顯然，監獄是作家的溫床。



# 目錄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譯序        | 3  |
| 飯店中的世界人   | 7  |
| 遊民        | 15 |
| 艾克蕭恩斯坦的媚藥 | 22 |
| 財神和射手     | 29 |
| 菜單的春天     | 39 |
| 車夫座位      | 48 |
| 忙碌經紀人的羅曼史 | 55 |
| 窮吝嗇鬼情人    | 61 |
| 做不能做的事    | 70 |
| 天堂的過客     | 77 |
| 鐘擺        | 85 |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感恩節紳士   | 92  |
| 紐約人的構成  | 99  |
| 失去的混合液  | 107 |
| 黑人住宅區悲劇 | 115 |
| 仲夏武士之夢  | 124 |
| 伯爵和婚禮客人 | 132 |
| 車子等的時候  | 142 |
| 婚姻的準確科學 | 150 |

## 飯店中的世界人

午夜，飯店裡的人很擁擠。不知爲什麼，進來的人並沒有注意到我所佔的小桌子，桌子旁邊的兩張空椅子，以唯錢是圖的好客之情，向蜂湧而至的顧客伸展出手臂。

然後，一位世界人坐在其中一個座位，我很高興，因爲我有一個理論：自從亞當的時代以來，並沒有真正的世界公民存在著。我們聽過世界公民，我們在很多行李上看到異國的標籤，但我們發現旅行者，而不是世界人。

我請求你們考慮飯店的情景——大理石面的桌子、一排裝上皮套的靠牆座位、歡愉的同伴，以及穿著半正式服裝的淑女，她們明顯而又巧妙地一致談著嗜好、經濟、財富或藝術；還有勤勞又喜愛贈品的侍者，加上那種傷害作曲家但卻明智地迎合所有人的音樂；再有就是談話和笑聲的混合——還有，如果你想要的話，高玻璃圓錐體中盛有烏茲貝格啤酒，而高玻璃圓錐體對著你的嘴唇彎曲著，就像成熟的櫻桃在樹枝上轉向一隻極鳥的嘴喙。來自毛奇·春克的一位雕刻家告訴我說：這種情景是真正的巴黎風情。

我旁邊這位世界人名叫E·拉斯摩·科南，明年夏天，人們在科內島會聽到他的消

息。他告訴我說，他要在那兒擺設一種迷人的新東西，提供王公們娛樂。然後，他天南地北地談起來。他以熟悉又輕蔑的模樣，將圓形的偉大世界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世界似乎不比客飯朱樂中的一顆馬拉斯齊諾櫻桃的種子來得大。他以不敬的態度提到赤道，他從一個大陸迅速談到另一個大陸，他嘲蔑各個地理區域，他用餐巾拭去外洋。他的手一揮，談到海德雷巴的一處雜貨市集。撲撲！他帶你到拉普蘭這個地方滑雪。颼颼！現在你已在奇萊卡希奇這個地方跟夏威夷土著騎著碎浪。嘶嘶！他拉著你穿過阿肯薩斯一處「次橡樹」沼澤，讓你在他的艾達荷農場的鹹質平原上曬乾一會，然後把你投向維也納大公爵的社交圈中。未幾，他又在告訴你：他有一次在芝加哥吹風時患了傷風，還有，老伊斯卡米拉如何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以「楚楚拉」這種雜草的熱氣浸漬治癒傷風。你會寫一封信給「宇宙太陽系地球的鄉紳E·拉斯摩·科南」，然後拿去投郵，相信信件會送到他的手上。

我確知自己終於發現了亞當以來的真正世界人，我注意聽著他的世界性談論，唯恐會在其中發現純粹環球觀光客的地方色彩。但他的意見從來不曾動搖，也不曾顯得衰頹無力；他對於城市、國家以及大陸都表現得很公正，就像風或地心引力一樣公正。

當E·拉斯摩·科南閒聊著這個小星球時，我很高興地想到一位幾乎是「世界人」的偉大人物；他為整個世界而寫作，並且獻身於孟買這個地方。他在一首詩中說：地球

的各個城市之間表現出高傲和競爭的意味，「出生於城市的人到處做生意，但卻緊抓住城市的邊緣，就像孩子緊抓著母親的長上衣。」每當他們走過「不知名的喧囂街道」，就記起自己出生的城市——「最爲忠實、愚蠢、慈愛；那爲人輕喚的名字成爲約定中的約定」。我很高興，因爲我抓到了這個詩人吉卜林（Kipling）先生的小辮子。我發現他其實不是一個塵世的人；他不以狹窄的心胸誇談自己出生的地方或國家，就算他是如此，他也是以火星人和月球的居民做爲襯托，來誇談他的整個圓形地球。

這些話題從第三個角落旁的E·拉斯摩·科南身上，加快傳到我們的桌子。當科南在對我描繪西伯利亞鐵路沿線的地勢圖時，管弦樂隊漸漸演奏出一闕混合曲。結束的曲子是「狄克西」，而當令人興奮的音符滾滾流瀉出來時，幾乎從每張桌子的地方都迸發出很響亮的鼓掌聲，幾乎淹沒了音符。

我們值得用一段文章來說：這種驚人的情景，每晚在紐約市無數的飯店中都可以看到。爲了提出見解來說明這種情景，數以噸計的啤酒已被消耗掉了。有人很快地猜測：城中的所有南方人，都在夜幕籠罩時急忙來到飯店。北方城市讚賞「反叛」態度，這種對「反叛」態度的讚賞，確實令人微感困惑；但卻並不是不可解釋的。有一些因素使得「南方」在曼哈頓之中成爲一種「時髦」，包括以下的因素：與西班牙的戰爭、多年的薄荷和西瓜豐收、紐奧良賽馬中的一些意外獲勝者，以及構成北卡羅萊納州社交界

的那些印第安那州和堪薩斯州公民所舉行的出色宴會。妳的指甲美容師會口齒不清而輕聲地對妳說：妳的左手食指，確實很使她想起維吉尼亞州理奇蒙地方一位男士的食指。哦，確實是如此，但現在很多女士必須工作——你知道，戰爭的緣故——手指難免變粗。

當管弦樂正在演奏「狄克西」時，一位黑髮的年輕人從什麼地方跳起來，發出莫斯科比游擊隊的叫喊聲，瘋狂地揮動軟邊帽子。然後，他遊蕩過煙霧，坐進我們桌子的空位，取出了香菸。

晚上的這段時間，人們不再顯得拘束保守。我們之中有一個人向侍者要三份烏茲貝格啤酒；黑髮的年輕人微微一笑，點點頭，表示他也是要同樣的酒。我很快問他一個問題，因為我想試驗自己所擁有的一個理論。

「請你告訴我，」我開始說：「你是否來自——」

「對不起，」他說：「我一直就不喜歡聽到人家問這個問題。一個人是什麼地方來的，這又有什麼要緊呢？以一個人的郵遞地址來判斷一個人，這樣公平嗎？嗯，我曾看過討厭威士忌的肯塔基州人，看過不是波卡洪斯人子孫的維吉尼亞州人，看過沒有寫過一本小說的印第安那州人，看過沒有穿天鵝褲子而把銀元縫在接合口的墨西哥人，看過好笑的英國人、節儉的北方佬、冷血無情的南方人、心胸狹窄的西部人，以及忙碌的紐

約人——他們太忙，無法在街上停留一小時，看著一位只有一隻手臂的雜貨店店員用紙袋包裝曼越橘。就讓一個人成爲一個人吧，不要以任何區域的標籤來阻礙他。」

「對不起，」我說：「但我的好奇心並不是完全無聊的。我了解南方；當樂隊演奏『狄克西』時，我喜歡觀察人們的反應。我相信：如果有人表現特別的狂熱和假裝的區域性忠心，而爲這首曲子喝采，那麼，他一定是新澤西州色考克斯地方的人，不然就是位於穆雷山文化會館和哈倫河之間的地區——也就是本市——的當地人。我本來正要詢問這位男士，試驗自己的意見，但你卻以你自己——我必須坦白說，以你自己較廣泛的理論——打斷我。」

此時，黑髮的年輕人跟我說話了；很顯然，他的內心也根據自身固定的模式思想著。

「我想成爲一個玉黍螺，」他神秘地說：「在一處山谷頂端，唱著『啞——雷囉——雷囉。』」

這顯然太曖昧，所以，我又轉向科南。

「我環遊世界十二次之多，」他說：「我認識亞培拿維克的一個愛斯基摩人，他派人到辛辛拿提買領帶，我也在烏拉圭看到一個趕羊的人，他在一次『戰鬥溪』早餐食物猜謎競賽中贏得獎品。我整年爲埃及開羅的一個房間以及橫濱的另一個房間付房租。我在

上海讓偷偷摸摸的人在一間茶屋中等我，我在里約熱內盧或西雅圖的時候，不必告訴他們如何煮我的蛋。這是一個極佳的古老小世界。如果誇口說來自北方、南方、谿谷中的古老邸宅、克利夫蘭的歐幾果德街、英國的『尖峯』、維吉尼亞州的費爾發克斯郡、虎利根的沼地，或者任何地方，這又有什麼用呢？如果我們不再只是某一個發霉的城鎮或十畝沼澤地的傻瓜——就因為我們湊巧出生在那兒，那麼，這世界就會變得較美好。」

「你似乎是一個真正的世界人，」我表示讚賞地說：「但你也似乎會責難愛國精神。」

「這是石器時代的遺跡，」科南熱心地說：「我們全是兄弟——中國人，英國人，祖魯人，巴達哥尼亞人，以及考河河曲地方的人，都是兄弟。有一天，對於一個人的城市、國家、地區或鄉村所感覺到的這一切卑鄙的自傲，將會被去除掉，而我們全會成為世界的公民，我們是應該這樣。」

「但是，當你在異國流浪時，」我堅持地說：「你的思想難道不歸屬於某一個地點——某一個可親而——」

「連一個地點也不歸屬，」E·拉斯摩·科南輕率地打斷我：「這塊陸上的、球狀的、行星的地方，兩極微微扁平，所謂的『地球』，是我的住所。我在國外遇見本國的很多被目標所束縛的公民。我見過芝加哥來的人，在有月光的夜晚坐在威尼斯的一艘平底

船上，誇口大談他們的排水運河。我見過一位南方人在被介紹給英國國王時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告訴國王說，他母親的姑婆與查爾斯頓的培金斯家人是姻親。我知道有一個紐約人，被一些阿富汗的土匪綁架，索取贖金。他的家人把錢送去，然後他得以和經紀人一起回到卡布爾。『阿富汗人嗎？』當地人透過一位翻譯對他說。『嗯，他們不很遲鈍的，你認為嗎？』『哦，我不知道，』他說，並且開始告訴他們一位計程車司機的事，這位計程車司機是在紐約第六街和百老匯開車。那些想法都不合我的意。凡是直徑不超過八千哩的東西都不會束縛我。就叫我是地球區域的公民E·拉斯摩·科南吧。」

我們的這位世界人做出很明顯的再見手勢，離開了我，因為他認為自己透過閒談和煙霧看到了一個自己所認識的人。所以剩下我跟那個想成為玉黍螺的人待在一起，而這個人卻滿肚子是烏茲貝格啤酒，沒有進一步的能力說出自己的志向，也就是「唱著歌，棲息在一處山谷的頂端」。

我坐在那兒，沉思著那位很明顯的世界人，懷疑詩人怎麼錯過了他。他是我發現的，我相信他。怎麼樣呢？「出生於城市的人，到處做生意，但卻緊抓住城市的邊緣，就像孩子緊抓住母親的長上衣。」

E·拉斯摩·科南並不這樣。整個世界做為他的——

我的沉思被飯店的另一部分所傳來的一種可怕噪音和衝突所打斷，我透過坐著的顧

客的頭部上方，看到E·拉斯摩·科南和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在激烈地打鬥。他們像巨人一樣在桌子之間打架，玻璃杯摔破了，人們撿起他們的帽子，又被擊倒了下去，有一個黑髮女郎尖叫著，一位金髮女郎開始唱〈戲弄〉這首歌。

這個世界人正在維持「地球」的自傲和名聲，而侍者形成有名的游擊楔形，接近兩位打鬥的人，把還在抗拒著的兩人帶到外面。

我叫來一位叫麥卡錫的法國侍者，問他發生衝突的原因。

「那個結紅領帶的人（就是那個世界人），」他說：「因為對方談到他家鄉的遊民人行道以及水供應，所以生氣了。」

「怎麼了，」我說，感到很迷惑：「那個人是一位世界公民——一個世界人。他

——  
「他說，他本是來自緬因州馬塔汪奇地方的人，」麥卡錫繼續說：「他不能忍受別人貶損他所來自的這個地方。」